

楊
龜
山
集
二





楊龜山集

(二)

楊時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楊龜山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楊

時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四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涖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底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刀發新礪。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鴛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御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爲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搢紳。庶乎餽廩之微。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意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鷯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析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沈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躋。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
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
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己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
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己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忠者。人臣之明
義。懷握瑾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
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
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疏拙。稟性
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鑿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渤之汙。寧堪待用。已絕凌霄
之望。方圖竈祭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脩。遽玷齒牙
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
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勵前脩。鰲乘何能。幸嘗矚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摘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聳一時之榮觀。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縷於外寄。寵章顯服。佇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靡於饑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竊念某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疏遠。致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脩。益堅素守。鷦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尙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卜璧前陳。顧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豬苓。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差。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驚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薤草輦石。闢地爲爨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互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搢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隱。未形於事。

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卽縣庠爲祠。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記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庀材鳩工。以終其事。

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鋤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己。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概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著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置之學校。使後生晚進。目睹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於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卽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喟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旣而邑之士蕭顗。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誠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觀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輓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輪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軌。發軔乎康衢。柅輪於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醪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圻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依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環偉絕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圻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象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予爲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醵童牧豎。下逮窮髮荒蜺。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踧踖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

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況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尙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予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尙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

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有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牆足未踰闕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耶。其未以爲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

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以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也。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貢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寢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卻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在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